

民進黨在台南的總統選舉造勢活動，由三胞胎小朋友送給蔡英文的三隻小豬撲滿，原本只是競選過程中拋磚引玉的小額募款活動，在監察院去電蔡英文總部要調查是否違背政治獻金法未成年人不得捐款的規定後，卻意外升高演變成具有反抗軍對抗惡魔黨的社會運動，不只對國民黨完全執政、完全不願負責的反諷與不滿，更凝聚許久未見的熱情，集體展示反抗的力量。「三隻小豬」既突破了社會對於執政無能的臨界壓力，也找回綠軍失散已久對抗威權的熱情；加速累積動員選舉的熱情與能量，更是鋪排了對馬英九執政體制僵化的反諷與反抗，而成就了襄助小英邁向執政的社會運動。

整個事件的反諷點起於，由監察院的主動調查凸顯了民進黨小額捐款與國民黨家大業大的不對稱。小與大的對比，窮與富的對照，再延伸到現階段因執政無能而放讓社會公益傾頹所形成社會剝奪感的落差，終於燎起綠營支持者的遍地怒火。面對馬英九執政團隊官員的種種施政弊端與缺失，監察院卻彷彿視而不見，人間蒸發，原本被設計來澄清吏治、整飭官箴，卻只能在宏偉的建築內為民證婚服務、談談家庭生活，反而坐實了從舊威權時代起就被譏為連蒼蠅都不敢拍，遑論打老虎的蚊子院、養老院的稱號。經常懸念「錯誤的決策比貪汙更可怕」的監察院怎能無視於行政官員以政策施行為名，肆無忌憚的揮霍全民利益？

我行我素的官員，加上自我感覺良好的總統，將民主政治中平庸的愚昧發揮的淋漓盡致。當馬英九只能以米酒降價來證明自己執政的優秀，無視於各家報紙所傳遞無日無之的執政警訊，從和平協議公投、老農津貼三一六、密會賭盤組頭、燒錢的「夢想家」音樂劇、取消貧童鮮奶補助等等民怨長期累積的結果，監察院適時的一刀，不僅讓「三隻小豬」成了民怨缺口，更成就了官逼民反，於是，「殺了三隻小豬，還有千千萬萬萬隻小豬」，千千萬萬隻小豬又變成「大豬小豬手牽手，陪著小英選總統」。

然而，「三隻小豬」演變成社會運動的原始寓意並未讓馬英九驚覺自身執政的浮誇，不應像前兩隻小豬一樣，只蓋偷懶簡便的茅草屋、樹枝屋，而是第三隻小豬般努力蓋成的磚塊屋。馬英九在意的是「三隻小豬」所散放的社會效能嚴重威脅其總統連任，而不是自省執政效能的低落。責備在野黨的不道德，讓馬英九的團隊上行下效，紛紛變本加厲的扮演購物者，用公帑蓋了一座座的甜柿屋。只是，之前有沒蓋的香蕉屋、高接梨屋，接下來還有葡萄屋、柑橘屋等著蓋，不管是蓋一座座的水果屋還是扮演拯救跳樓大拍賣的購物英雄，馬英九都只是被動的處理已被民意之火紋身之痛，而無視於讓人民社會生活不對稱的結構性因素。

因此，人民就只好從「三隻小豬」童話故事開始，一路自我對照、演繹取巧與踏實的小豬、豪強的大野狼，與馬英九四年一路走來，施政口號的浮誇、執政團隊無能與人民社會生活需求不對稱。

四年前，馬英九扮演藍軍的羅賓漢，四年後，羅賓漢換人做，執政無能、四處灑錢的作風，讓蔡英文率領三隻小豬取得對抗腐敗權力的正當性。馬英九忘記了他已經不再是2008年在野自如的羅賓漢，而是入住總統府，負責擘劃台灣未來的國家領導人。雖然「厝起一半，師傅不可換」，如果四年來，師傅蓋的是還是水果屋，那還是趕緊換師傅蓋個磚頭屋比較好。